

在粮库散步

裴祯祥

整个四月和五月,每天早晚两次,我都会拄着拐杖,到外面去散步——这是促使骨折伤愈的必要步骤。幸亏我居住的这地方,出门比较平坦,屋后又是党校大院,刚好前段时间,人们将围墙拆掉了,我可以自由进出、畅行无阻。但同时,院子里的车也越停越多,我便逐渐转移阵地,去粮库那边转悠。粮库在党校隔壁,大体由三部分组成:最前面是一个整体仓库,中间是水泥通道,现在把围墙拆掉后,它也承担起了连通党校片区与老人委片区的任务。道路后面是一个由两座连脊仓库与两边办公用房围成的小院子。然后,通道右拐,向后面延伸进去,又是一排四座连脊库房。

每次我还是先到党校院子里去。那里虽然停满了汽车,但留出来的通道,也足以让我绕着它们转圈。院墙边栽着一排银杏树,已经长得有四五米高,枝条上缀满了繁密的叶片,如同一簇簇簇拥在一起,静息不动的碧色蝴蝶。院子四周的水泥台子,还植着常绿灌木,被人们修剪得大小一致、整齐匀称,如同用尺子量过的一般,据说这也是一种“美”的形式。办公楼前长方形的草坪中,还栽着几棵树,我记得的有一棵红枫、一棵枇杷。红枫簇密、酡红的叶子,如一团团形状一致的小小火焰,在空中持续地、细细地燃烧。枇杷长出了青涩的,比核桃稍小的果实,正在阳光的照射下逐渐成熟。我走在这些树木、花草中间,与它们一起沐浴着舒适的阳光与风,享受着静谧的清晨与傍晚时光,心里有一种敞亮与感动。

比起党校,粮库那边显得萧条了许多。把粮库修在凤凰山下,是因为这一片区是县城里为数不多的几块高地之一。这些房子高大、坚实,灰砖砌墙,红瓦盖顶,到处生满了绿苔,积着经年的黄叶。屋顶上,有一些地方用塑料纸盖着,可能是年久失修,为了防止漏雨。站在后排通道里,透过开在高处、漆迹暗红、玻璃破碎的窗户望进去,可以看见中间仓库二楼的内部,它们空旷、沉静、静默;支撑房子的那些钢梁,如同废弃大船的龙骨,裸露在空气中,上面覆

盖着厚厚的灰尘。作为储备粮仓库,它们显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它们显得如此孤独与倔强,并不打算进入历史。其实,它们还在发挥着作用:最前面的那座库房,依然堆放着大量粮油;后面的这排仓库里,经常会有工人从里面推出平板转运车,上面放置着各类啤酒与饮料——它们还是粮库,只不过所存放粮食的性质已经改变。

那个小院子里,时常停放着大型货车。但是中间简陋的花园里,照样栽植着一棵枇杷、一棵芭蕉、一棵木槿,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花草,在那里野蔓地盛放着。第一座仓库和住宅楼之间的空地上,有人见缝插针地开辟出一小块菜园,里面种上了辣椒、茄子、豆角与青菜。有几次,我听见一个老太婆站在地边叫骂——有人趁夜拔走了她的青菜。粮库右边的旧楼,大多住着一些老干部,或者他们的子女。有一次,我在路上走着,四周十分宁静,只听见拐杖落地的声音。突然,我身后又响起了笃笃的声响,如同我的拐杖声产生的回音。我回头一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拄着双拐,在我后面走着。我内心突然升起一种温热的凄凉,明白了这就是生命,而我们无可回避,只能去热爱它、珍惜它,让它带我们缓缓归去。

通道右拐之后,直直地向后排库房上去,再向右拐,一直到与党校之间的隔墙为止。路边栽着主干高大、冠幅辽阔、枝叶茂盛的一排树木,生着形似枫叶、手掌大小的叶片,细枝上挂满了比乒乓球略小的刺球。它们狂野地长了多年之后,将这一段通道完全遮掩起来,形成了一片绿意盎然的浓荫。太阳出来时,我一个人走在透过枝叶洒落下来,投射在泥地上的细碎光斑里,走在一片光明与阴影交错的时空里,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上网查过我才知道,这种树叫做三球悬铃木,又叫裂叶悬铃木,但不知道为什么,它在中国众所周知的名字却是法国梧桐。不过,我更喜欢它另一个名字:鸠摩罗什树。它所传达出的某些意味,跟这些树带给我的感受,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对应与相合,让我更加喜爱它们的苍劲与阴凉。

鸠摩罗什树之间的空地上,摆放着一些大型机械:吊车,板车,不知道用途的车床,以及废弃了的发电机与汽油机等。在它们之间的空隙里,是或者盆栽或者野生的各种花草:刺玫,丁香,绣球,鼠尾草,虞美人……跟党校院子里的不同,它们常年无人管顾,生长得随意,恣肆,无拘无束。这些花草,与那些或者锈迹斑斑,或者油光黑亮的机械,以及高大婆娑的鸠摩罗什树同在一个空间,显得毫不突兀,浑然一体。而我,踟蹰在它们之间,感受到一种古老的对立与融合,正在悄悄地发生。在这偏僻的粮库院子里,这条幽寂、狭小的土路上,它们向我展示了一种荒凉与繁盛、短暂与恒久纠缠共在的生存景象。我甚至觉得,让我在骨折之后,走向这样一条僻静的小路,是命运的刻意安排。它让我受挫后郁闷、颓唐的内心,倾听到来自另一世界的声音,慢慢变得坚韧、平和、宁静。

我回转身来,再次穿过这些高大乔木形成的阴影,走在人迹罕至的,有些荒凉的小路上,一种丰富的静谧,如水漫土地一样,浸入我的身体。当我走出树荫,我看见道路另一旁的空地上,墙角的碎石与砖瓦堆中,水沟边的水泥砖缝里,以及一切坚硬物质的表面,生满了各种让人喜欢的植物。多次而长久的驻足,让我记下了它们的种类与形态:一棵桑树,一棵花椒树,三颗大小不一的木槿,沿着水沟蓬勃生长的蒲公英,无处不在的青苔与不知名的小草,以及一大丛又一大丛的太阳能花。我惊奇于太阳能花的朴素与美好,曾经眼看着它们在傍晚时分,一朵朵羞怯地闭合起来;也见证过它们在清晨温暖的光线中,重新打开自己。这细小的花朵,开得忘情而舒展,好像每一天都是一次新生,永远保持着新鲜与洁净,将最美的姿容呈现于世界,哪怕除了我,没有一个人停留,在意。然后,我抬眼向远处望去;南山的東西两翼,一边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之中,一边已沉入了自己的阴影,而这,只是因为它太过高大。于是,我向着自己的来处走去。

三村看夏 (组诗)

汉滨 蒋典军

三村村

朱家,毛家,章家
三本族谱
装订成一个村子
乳名叫三村村
生长在月河川道
三村村是《大同镇志》里的一个页码
原来的那三个村是些章节
一竖成凤凰山
一横是月河
三村是朵浪花
把岸边的陈年黄酒
朗诵了数百年
不怠不躁的月河
从前流过
进出村子的路
凄凄歌直
高速路上的轮印
把村头村尾的惆怅
碾得平平展展

三村看夏

三村,在七月
收藏紫薇和葡萄
葡萄是七月烤熟的
紫薇花舞成蝴蝶
三村的七月
紫薇园、葡萄园
是盖在月河川道上的两枚印章
现代月河农业观光园有了落款
村子里的沃土
让紫薇花高兴成朵朵彩云
挂在村头和葡萄园为邻
呼应四季
少年紫薇的根部
扎进百姓房前屋后
花期开在乡亲们的心里

到鲁家村

火龙装饰了鲁家村的夜空
夜空装饰了村里人的梦乡
用春节点燃的火龙烧了三百多年
火龙人,星空下
要了三百多年
油捻子亮了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的每个早晨
都是鲁家村人
用逗烧龙的唢火筒子烧醒的
谁到鲁家村
接火龙
吃晚饭
看舞火龙
玩火龙
烧火龙
送福龙归天,都行
离开鲁家村
浑身沾满了火龙的吉祥如意

民俗园

一群竹子,聚集在鲁家村
长成竹楼
一根根竹子,手拉着手
牵成一座座竹桥
成群的锦鲤在竹桥下
觅食彩云
廊桥之上的水袖
缠绵竹楼的倒影
此刻,每节竹管
重新为知己
哼着沉睡的千年笛音
低音时,把自己放在高处

汉江观水

汉滨 李永明

徒步走的时候,我总要到汉江边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去静坐观水。河岸边石头很多,这些鹅卵石竖立或平躺,石与石的距离紧密相连,岁月冲刷了石头的棱角,变得光滑无比。

秋冬日的汉江水,水色深沉宁静,汉江枯瘦了许多,它没有春天时碧波荡漾的气势,宽阔的河床一下子干涸裸露,沙洲露出河面,河床上鹅卵石遍布。几只野鸭闲来游乐,在河边上划出一道水痕,水痕扩散开去,粼粼波光在阳光下耀眼迷人,水面波光蔚蓝,仿佛云在水中游。河面上不时有三五成群的鸟儿结伴飞过,啾啾地鸣叫,这叫声和着鲤鱼山、牛山悠远的钟声,仿佛天籁一般,及目远眺,远处群山起伏、山水相依,倒映水中,山更高,水更柔。

春季观水,一眼就看到耀眼的光倾斜在河面上,河水如轻柔的蓝色绸带绕城而过,直至隐于前方的崇山峻岭之中。对岸的小城,泛起淡金色的光辉,弥漫着浓郁的烟火气息。流水声忽近又忽远,汉水活泼又灵动,真愿自己化作一滴平风的水,滴落到汉江之中,与那满河的流水融为一体。

夏日的汉江河水是一道迷人的风景线,当翻滚的浪花飞溅起来的时候,一切私心杂念抛之脑后,将身心全部投入到大自然怀中,为它沉迷于它陶醉。站在长龙卧波般的堤岸上,凝视水面,看清风拂起涟漪。

站在汉江一桥俯瞰,河面的色彩会随着日光云影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景致,可以到汉江两岸离河面最近的地方看水,碧波粼粼的河面闪着微光。可以乘坐游艇看水,激起的波浪带着节奏散去,在河面断开一条通道,水面迅速合上,似一面打磨过的明镜。

每次走近汉江,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欢喜和惬意,眼前的汉水不仅清澈荡漾,更有一种神韵隐约其中。汉江之美,美在汉水,可以静穆,也可以灵动,在汉江河畔,你的任何姿态都可以与汉水和谐。汉江水于清澈中见宁静,内敛中见深邃,这种水能抚慰净化心灵,也可以填补内心正在缺失的安宁。

汉江观水,山的静默无言,水的平和含蓄,都让人张扬无由,骄傲无物,心会由喧嚣归于平静,浮躁止于沉稳,浑浊止于清明,让我学会在沉静中人对人。对事。



茶山爱意浓

市直 魏田田

么姑发来清明节亲人聚会的相册,取名“亲爱的小小孩、老小孩”,我顿时泪目。相册留住了亲人聚会的所有场景:三个孩子在春天里奔跑,五叔的女儿、我的女儿、堂弟魏玉来的女儿,她们不约而同地穿着白色连衣裙,与春天的浓艳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小精灵们在平利著名的三里垭茶园恣意飞奔,举着野花欢呼跳跃,在沙滩上嬉戏,在高悬的秋千上晃悠,在山路攀登;而老小孩们则沉静地享受春风春光的沐浴。他们是我的父亲母亲,大姑和大姑父,三姑和三姑父,么姑和么姑父,堂弟魏玉来两口子,我们两口子。相册上方是一朵浓艳的绣球花,下边是一本打开的书,音乐委婉动听,带着青春的欢乐又带着岁月流逝的淡淡哀愁,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么姑配的文字都是神来之笔:孩子们的第一幅照片下的文字是“在春天里奔跑”,最后一幅压轴是我的女儿阳阳举着一束鲜花,文字是“美丽的花儿献给你”,还有诸如“我要飞”“真的飞起来啦”“爷孙俩第一次钓鱼”等等,童趣情趣盎然。老小孩们照片下的文字特有趣:我的父母和姑父坐在一起,就配上“右边那个是电灯泡”,五叔和五妈坐在一起,三姑站旁边让他们看照片,就配上“右边那个是电灯泡”,我和媳妇相依看手机照片的则配上“热烈”……一个动态相册,把亲人团聚的浓浓亲情传达得淋漓尽致。看完,我已热泪盈眶了。

母亲评价说:小妹情重才高。于是,在新建的“清明小聚”群里,亲人们相互赞美,浓郁的亲情犹如溪水潺潺流淌,好不动人。我的目光在一张张美照上留恋不已,刚刚过去的一幕幕景象在眼前重演……

亲人们是在清明祭祖之后汇聚一起的。重情重义的么姑和么姑父早在平利最美茶园三里垭为大家预定了农家乐。车到三里垭,分明是进入诗里画里——茶山绿意盎然,云蒸霞蔚,一座座山,一道道梁,长满茶树,梯形茶山犹如画屏,层层展开。正是采摘清明茶的时节,身着彩衣的采茶姑娘在茶树间若隐若现,犹如盛开在茶林里的朵朵鲜花,让人

直呼仙境仙人。走上高悬的观光吊桥,晃晃悠悠,感觉茶山茶树茶仙子都向我们涌来,我们也要羽化成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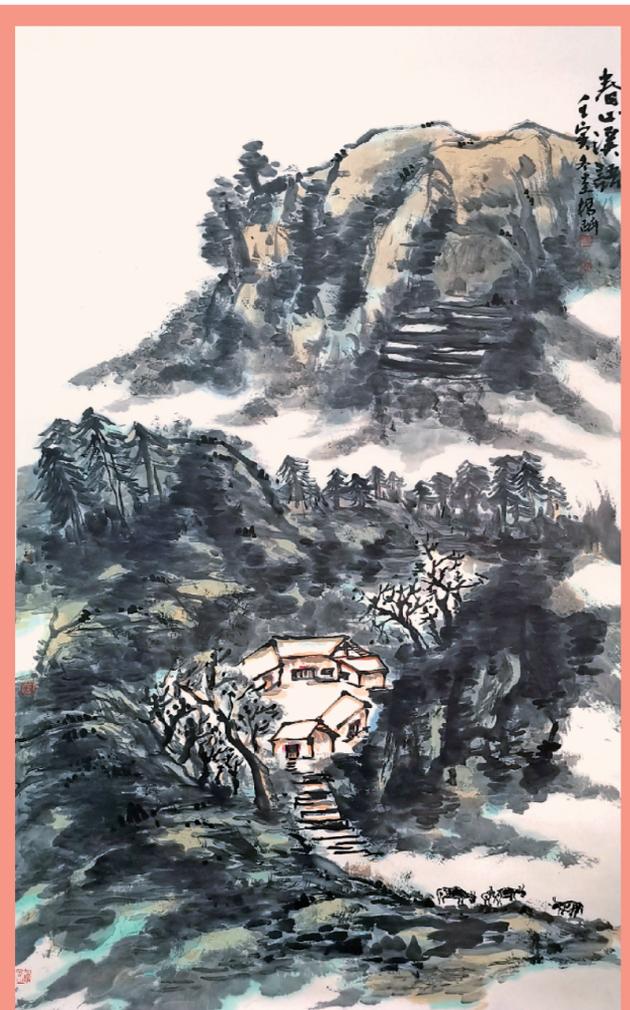
平利土壤富含硒锌,是中国优质茶产地,平利茶声名远播,是人们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而三里垭不仅是茶叶生产基地,还是现代农业园区和天然景区。

我们是带着茶山的春意坐在茶室品茶的。话题当然离不开平利的茶,云雾缭绕的生长环境,富含生命动力的富硒品质、甘甜略苦的茶味儿,说茶道茶,心里充满对大自然的敬畏,也为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美好的地方而深深地庆幸。从茶道说到平利人的朴实厚道,自然而然就说到么姑了。母亲曾不止一次盛赞过么姑的才情,不仅在口头上说,还写进文章中。在母亲的眼里,么姑是兰心蕙质的天才少女,而今天,母亲着重赞美的是么姑的善良和奉献精神,一直以来,么姑都在为每一位亲人劳神费力,她关注每一位亲人的情绪,为每一位亲人操心。她就像一炉火,尽力燃烧自己,让光焰温暖到每一个亲人。不仅如此,老家沾亲带故的人凡进城办事到她,她都尽力相帮,亲人一般对待。母亲常常感叹,小小的么姑,怎会有如此巨大的生命能量啊。父亲则总结道:这就是大爱的力量。

是的,心里有爱的人,力量无限,永远年轻,我的么姑才是名副其实的“亲爱的小小孩”啊,可相册里没有她的身影,她是永远站在幕后为大家服务的。

么姑父也是一个“可爱的小小孩”,总是笑眯眯的,温润如玉,一团和气。但事实上他是一名法官,法官的制服一穿,公正严厉、执法如山他远近闻名,很多年前就已在法院副院长的岗位上了。

整个下午,我们一家人都沉浸在相册里,沉浸在那“叮叮当当”的音乐里,沉浸在亲人团聚的欢声笑语里,沉浸在茶山聚会的浓浓爱意里。



春山溪语 杨麟作

瀛湖

第 1349 期

秋天在凤堰梯田中行走

汉阴 陈绪伟

1
我曾到过这里,凤堰那些梯田
一梯一梯爬上梁,爬上山
冬天田坎枯草,一把火烧上顶
在我心里,这就是刀耕火种的印象
老农说:冬火烧虫草,春风吹又生
那一弯一曲的田坎,泉溪河流
支撑起这方土地上安身立命的人们
我就这样想,一直这样想下去
想到山的骨髓,山的肌肉,水的经脉
春水采青,初夏插秧,渠堰灌溉
秋分时节,染成一幅金绸
随风逐浪般,如锦如绣般飘逸
我朴素的念想,萌生一种好奇
源自木槽接天河,竹笕引龙王
山梁梯田与云雾接吻,与天际交流
秋色的邀请,我无法拒绝
凤江、东沟、堰坪这七沟八梁
几面山那一片片神秘的梯田
让我无法拒绝犁铧下随影的耕作
内心的向往,从我踏进凤堰大地起
脚步停不下来,心也停不下来
直逼弯曲梯田,追寻移民心愿
我触摸三百年前,糙厚的手茧
一群穿长衫、话异乡的湖广移民
将这片荒芜土地,用汗润和智取
填坑沉重的叹息,调养自然的水
将坡梁装扮成前所未有的丰满景象
犁铧的线条,镰刀的光点,拌桶的烙印
合订成一册改天换地的乡村史记
喧哗的秋色,鸟鸣的稻田

走完春华秋实历程,弯着腰、勾着头
动情地讲上辈人、上上辈人的故事
也讲出大山的人、衣锦还乡人
还有城里人,在这稻穗橙黄的季节里
漫舞丰收的心情,表露喜悦的神态
好似自己收割到自己的果实一般
摄影机拍下时空,光圈记录语言
让我听到了一种极其遥远的呼唤声音
吴氏、冯氏、傅氏等先租田追梦
体力淌出汗水、身上磨破皮肉
开放出移民生态自然博物馆的壮景

2
从黄龙庙的一瀑三潭之迷
让我找到凤江地线缘由
凤凰山下溪出一条黄龙河
欢快走向汉江聚合成名
缘分如此,让我相信一个假设
若是没有梯田的蛊惑,再美的名字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知晓和向往
我探究到黄龙庙的来历
与黑龙跳下三潭故事有关
见证是那插在悬崖中的大药树
它们坦荡水的意境,述说龙的秘密
我就相信了凤江梯田的美
躺在风的翅下,卧在龙的腹地
天上云雾从来没有仪式
唯有河溪瀑出慈雨的话语

3
与凤江搭界的老君关山口
我站在此处静观东河山山梁梁
梯田从一面梁一面山脚下
一络络一环环叠绕而上
让我真实感受到斑马线的流畅
竹林贴近山的纬度
溪流释出水的轻盈
木槽竹笕丈量着农家的声音
东河敞口屋,敞开的胸襟
裹衣、犁铧、镰刀、锄头挂墙上
放牛娃在牛背上吹起冲锋号
几群山雀在金色梯田的上空赛跑
落下一群停息在冯家堡子门楼
观赏巨石衬砌的圆形的高大围墙
聆听七进八院里冯氏家族盛衰的故事
惊喜梯田守卫的东河那一溪晶亮
赞叹蓝天白云下这一方晚秋的高贵

4
我从未见到过这样的奇景
一束夕阳点燃一坝梯田灿烂的霞光
那一条条堰渠,将山梁链接成一方坪田
注定了堰坪生命的承载,缘起的始端
我被激情碰撞,心似烈酒般浸泡
这线条释放的酣畅,以及动感
是裸肉的脚步把时间凝固在每一寸泥土中
是几十辈子血脉的眷恋、擦亮火焰
这里的吴氏宗祠、竹林堡子、天宝寨子
不管是遗址还是遗迹都刻写着特殊的名字